

原住民文化與農業計畫推動

--以原住民部落為例

高志遠¹、陳怡恩²

Kao, Chih-Yuan, Chen, Yi-En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理事長¹

社團法人花蓮縣原住民族公共事務促進會 專案經理²

前言

政府的政策為能順利推廣執行，經常由學界規劃設計一套詳細地執行計畫，再由各個部門分工推展工作內容。在主流社會，這樣的行政系統並無不妥，且常能收取一定的功效。與主流社會相較之下，在原住民社會推展各項政策時，未必能夠有良好的成效，其原因為何？本文以多年在原住民部落執行各項工作的經驗與觀察為基礎，以了解原住民文化為前提，試著提出在原住民部落推動農產業的一點想法。

壹、原住民與農業政策

一、日治時期農業政策的目的

(一) 移除「獵首惡習」

台灣總督府於1915年完成「五年理蕃計畫」後，即改採撫育授產，命令原住民學習各項生產技術，讓原住民「學習耕食方法」，以根除「獵首惡習」的主要策略（持地六三郎，1930）。

(二) 使原住民習於定居

於原住民地區推廣稻米等經濟作物，將原住民原始的、粗放的土地利用，轉變為集約式的土地利用模式，迫使其習於定居，以利監視與管理。

(三) 更易其宗教祭儀與文化

為使原住民部落現代化，藉由主食作物的改變，更易其宗教祭儀與文化。

(四) 加深原住民貨幣依賴

引進貨幣交易取代以物易物，使原住民漸次習於貨幣經濟生活，加深其與貨幣間的依賴關係（張瑋琦，2004；孟祥瀚，1988）。

二、我國近年的農業發展趨勢

近年來，觀光業界興起的生態觀光、農業體驗、文化創意產業等概念經常被引進部落，做為振興部落經濟產業發展的選項，認為在全球化反轉的現在，正是原住民改善經濟弱勢的機會。這些源自於西方社會反省大眾旅遊、慣行農業及工業生產而誕生的概念；然而此風潮才剛興起，資本注意市場即刻發現此未開發的市場，潛力十足，繼而發展出高度複雜的作業系統，迅速地掌握了商機與控制未來的發展趨勢。

由於有機農業符合環保與永續的訴求，與原住民文化中的「自然」、「與生態共生」的印象相符，而且產品的經濟價值優於慣行農業¹，所以上自政府部門，下至一般消費大眾，都認為此新經濟模式極適合原住民部落，亦認為原住民因生產方式原始、不勤勞，所以對於土地的傷害必定少於一般漢人農村，因而公司部門在原住民部落漸次展開有機栽種並同步發展生態旅遊與農村體驗等形態的觀光旅遊主題。

但是，隨著消費者追求自然、健康的消費意識風潮湧現，現在的有機農產早已成為市場積極開發的優勢商品，以及地方、農民與大企業競相投入的新興產業。但就筆者訪掉之後發現，在提升產量與利潤的目標下，現代有機農業與慣行農業的差異只不過在施作上將化學肥料換成有機肥料，將農藥換成有機資材罷了，對於環境的保護與多原生態的永續仍然沒有正面的助益。

貳、「刻板印象」裡的原住民智慧與文化

一、政策執行強化刻板印象

在部落裡，「有機農業」的概念無疑多由政府部門與專業單位自外部引入，當它在原住民部落被推廣時，往往開設許多專業課程，期望讓原住民迅速內化這新穎的、科學的知識係統。然而，並非所有的原住民小農都能適應，而在吸收不良或執行狀況的狀況下，可能被貼上「懶惰」、「不求進步」、「學習力不佳」的標籤，同時再度強化了主流社會對於原住民既有的刻板印象。

政府興辦的計畫被引進部落時，主辦單位經常有意或無意地否定部落故有的生態知識或食物系統，而直接進行知識系統的置換與技術的取代。由於新穎且陌生的現代有機農業與原住民的知識體系無法接軌、轉換、運用，使原住民在發展有機農業時成功率不高。專案人員或一般大眾在未瞭解原因的狀態下，極易將部落族人的失敗簡化為「原住民就是這樣，……」。在此過程中，產生了主流與邊緣的再分割，且更加鞏固主流社會對原住民的刻板印象。然而，諷刺的是近年蔚為風潮的「自然農法」卻與阿美族傳統的生產方式有多所呼應之處。

¹ 慣行農業或稱慣行農法，指集約式耕作方法。台灣自1960年代起進入第一次綠色革命階段所推動有計劃的使用農藥、化肥、機械耕作以提升產量及農耕效率的農耕方式，即為慣行農業或農法（董時叡，2007）。

二、藏在刻板印象裡的文化與智慧

根據人類學對原住民農產方式的研究，阿美族傳統的食物生產方式採粗放的旱田燒墾，並與狩獵、漁撈及採集並行，以滿足生存之所需的模式（許功明，1998；阮昌銳，1962）。此乃順應生活空間周遭的原有生態系統，而不是改變作物在自然界原本的位置，而另闢一套新的生態系統。換句話說，原住民山田燒墾或狩獵採集的生產方式，乃是將自我納入完整的生態體系，自己成為體系的一份子，在和諧的狀態下，一方面滿足自我與家庭的生存需求，另一方面則讓生態本身自主地永續生存。

參、禁忌與農事生產的關聯性

在過去原住民族用生活傳承族群智慧，在歷史文化脈絡中阿美族主要以女性務農，傳統作物有多以小米為主，而大多數的祭典儀式也都環繞著農作物播種生長而生，如播種祭、小米收穫祭，而部落生活時序也環繞著祭典進行。作物的週期不只帶動了族群的祭儀時間，更複雜地影響部落時間、空間及人的觀念。所以土地概念和耕作相關的制度就台灣原住民而言更增添了這問題的複雜性。

小米的成長維繫到族群整年的是否豐收，甚至把成年禮和環繞小米生長安排的年度周期時間結合，在各類有關阿美族小米祭儀的儀式中，常見與水有關的禁忌。例如在割粟之前要先洗衣、沐浴，因收割時，和水的接觸都是禁忌的，如果洗衣、沐浴，就不能對粟產生親切的感情，粟就會被壞的靈所奪而減產。在小米收割時，雖是5月到6月間的炎熱氣候，也絕對不可以喝水，這也是禁忌。而小米禁忌範疇，把阿美族最大的集體焦慮表露無遺。

小米為什麼這麼怕水？用現代的觀點來看，其實小米是旱作的穀類作物，的確不能在播種和收割的時候碰到大雨，阿美族傳統種植小米的季節在每年的1月到5月下旬之間，這段時間也避開了東部最容易發生的豪雨和風災的干擾。而阿美族的農業智慧卻是透過禁忌的規範和儀式來表達，這是必須認識他們的文化和儀式語彙之後才能認識和理解的。

肆、推動實務案例

- 一、阿美族女性與部落推動農業生產的關係
- 二、布農族狩獵文化與植物生息的關係

結語